



光阴的故事

□燕山石化公司烯烃厂 张玉瑶

当我不经意间点开电脑里那个装满老照片的文件夹，回忆仿佛被电击了一下，时光倒转，眼前闪过了无数画面。

随手点开的第一张照片，入眼的是一个女人，头戴安全帽、手持对讲机，微微颌首恬静地笑着。她是冯美春，全国能源化学系统先进女职工、北京市劳动模范、中石化技术能手，曾经获得首都劳动奖章、第二届中央企业青年创新奖金奖等，一个用数不尽的荣誉将自己书写成烯烃厂传奇的女人。

冯师傅是我的工段长，从2007年初建MTO起，我便在冯师傅的指导下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装置建设和学习。我们这支MTO团队，有真正经历过化工装置建设的老师傅，也有初出茅庐懵懂稚嫩的年轻人。带领这样一支队伍，对冯师傅来说，大概也是艰难的吧，老老少少间各种各样的问题，一点一点地磨合；各种各样的摩擦，一点一点地抚慰。她像师傅，更像姐姐，我们尊重她，也依赖她。渐渐的，我

们这二十几个人，心贴在了一起，劲儿使在了一处，出色地完成了甲醇制烯烃第一次试验任务和二代催化剂试验任务，并获公司科技进步特等奖。当时光流转，荣华褪去，唯有曾经的微笑，凝在回忆里散不开。

轻轻点击下一页，照片里的两个姑娘笑靥如花。这两个小姐姐，一个叫崔冬梅，一个叫王立霞，是MTO的绝对主力。两人面前摊放着一大张流程图，许是正在画图吧，这不禁又让我想起那些没日没夜画图的日子。

崔冬梅是公司装置大比武首次获奖的人，王立霞是公司级青年岗位能手、全能内操，两个人的学习能力堪比超人。面对工艺截然不同的新装置，迅速上手的小姐姐们还要负责教会团队里连DCS都没有碰过的组员，在现场面对面地讲，再手把手地教，一遍不会就两遍，三遍不行就再来。辛苦吗？当然辛苦。但当最终的考试结束后，看着屏幕上的100分，一切苦都烟消云散了。看着姐姐们的照片，你是不是以

为我是在想念和感激姐姐们的教导和帮助？其实啊，我最怀念的，是崔姐烙的饼，王姐拌的菜。那时的我们，在炼厂实习，庞大的催化裂化装置跑一趟下来，饿得前胸贴后背，姐姐们怕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吃不饱，每天都换着花样给我们带吃的。当然，不仅仅是崔姐和王姐，陈师傅、张师傅、济师傅这些大姐姐，也都加倍地爱护着我们。照片中的笑脸，成为心中最美好的记忆。

鼠标再一动，三个放肆大笑的小伙子和一个略显委屈的小姑娘撞进眼帘，一下子把我带回到那段在装置上打拼的青葱岁月。那是在装置反应器所在的六层平台上，那一天，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在尚未完成施工的装置上核对图纸，一边在心中默默地梳理物料走向，一边仔细核查每一个仪表控制点。为了保护我这个唯一的女孩子别被四周的焊渣溅到受

伤，我被小伙伴们围在中间。然而，伴随着我的惨叫，大家抬起头，看着突然从上层平台不断掉落的焊花，再看看我工作服上的一个个小洞，都放肆地大笑起来。照片上，笑得眼睛都找不到了的王晨，黑黑瘦瘦的，是个有性格的怪小孩；白白净净的脸上长着一双灵动大眼的，是干活儿从不惜力的刘继华；还有一个黑黑壮壮的胖小伙儿，是我们的体力担当杨大亮。他们是我最初的伙伴，最亲密的战友。如今，这些人或在身边或已离开，刻在记忆里的那个夏天，是我们一起在阳光下挥洒的汗水。

下一张照片上，一个高大帅气的男人，戴着安全帽，穿着军大衣，脸上挂着笑，却透着淡淡的忧伤，这是带我的师傅田晓光。照片上，他的身后是聚苯乙烯装置，那是我入厂后学习和工作的第一套装置，更是师傅为之奋斗了二十多年的大家伙。2011

年8月5日，曾经的全国青年文明号、聚苯乙烯装置在公司的统筹规划下，停车谢幕，退出了烯烃厂的历史舞台。穿过照片上师傅那双澄亮的眼睛，我仿佛看到了聚苯乙烯装置一路走来的繁盛、灿烂、辉煌、暗淡，仿佛也看到了自己刚刚入厂时的样子。在这里，我学会了擦泵盘车，学会了巡检记录，学会了拉条挑条，学会了配添加剂，甚至尝试了切泵和拉大饼。而我学到更多的，是在班上随手给老师傅们添杯水，饭后抢着清洗师傅们的饭碗，交班前主动清扫控制室卫生。我的师傅，不仅仅教会了我装置实践，更是帮助初入职场的我尽快地适应了倒班生活。

如今的聚苯乙烯装置，依然挺立，每次路过时，我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。尽管我的心中也许并没有师傅那样初代建设者们心中的五味杂陈，却也有着说不出的感觉。

我的手指轻点，屏幕里的照片一页页闪过。那些光阴的故事，像是全被折进了书页的某个章节，在你某一次翻开书的时候不小心滑落，告诉你不要遗忘。然后，抬头微笑，慢慢成长。

(燕山石化公司工会推荐)

做园丁式的父母

——读《木匠，还是园丁》

□冯天军

近日读到一篇文章《木匠，还是园丁》，读完之后颇有收获。这篇短小的文章，为我们为人父母在教育子女问题上打开了一扇有风景的窗，颠覆了我们固化的教育思维。

在成人的世界中，我们总认为“好孩子”的标准是：成绩好，听话。总之，让父母省心而又懂事的孩子才是好孩子。这种好孩子的观念已经渗入到许多父母的思维模式中，所以在遇到调皮孩子以及不省心孩子的时候，我们总会吐槽：“怎们养活了你这么个孩子！”“你看谁家孩子”，也因此，“别人家的孩子”成了很多父母挂在嘴边的口头禅。

可是英国心理学家唐纳德·伍兹·温尼科特认为，一个孩子要想长大并发现自身本性中最深刻的部分，他的人生中必须有一个能够接纳他所有的缺点而仍然爱他的人。“童年的意义就在于能表达很多坏的情绪而不至于有什么恶果和报应。”因此，应该惧怕“好孩子”，因为他们更多的是顺从而不是选择。

事实证明，那些没有创造性、沉闷乏味的成年人，基本上都是在童年时期未曾被容许表现得像个真正的孩子。人生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难题，一个稚弱的孩子，如何长成一个健康、独立、有担当的成年人，不是通过清除他成长过程中的一切障碍、挫折与痛苦，而是帮助他学会自己应对这些问题。心理学家阿德勒说：“幸福的人因童年治愈一生，不幸的人用一生去治愈童年。”

由此，作者发现，我们很多有“好孩子”倾向的父母大都是“木匠”型父母，木匠这

种工作就是根据我的想法、我的品味、我的技术、我的蓝图，制造出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或者一个书架。无论你的成品是桌子、椅子还是书架，它的优劣可以用来判断木匠的好坏。所以木匠型父母，也可以说是木匠型思维，完全是按照自己的图纸来设计孩子的未来，照着自己的想法打造未来的成人。

而如果你是一个园丁，你就会知道，尽管你可能在花园里忙了一天，汗流浃背，就像那些一天下来觉得自己累得跟行尸走肉一样的父母，但那些花花草草没有一个地方是按照你原来的心意长出来的。真所谓：“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”。

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园丁在种东西的时候，不是想着要种出最大的西红柿，或者最美的兰花。他创造的，是一个生态系统，各种植物可以在里面共同生长，只要你保证土壤肥沃、空间安全，花花草草就能以各种你预料不到的方式自行对环境的变化。

所以，为人父母，不是工作，不是木匠做桌子；为人父母，是园丁种花，其本质是爱。这种爱没有目标，没有蓝图，但它确实有一个目的，这个目的不是去改变我们爱的孩子，而是为他们的成长提供所需要的安全、温暖、自由的环境，如此，孩子会塑造自己的生命，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。

书海掠影



工友情怀



萤火之光

□赖雨冰 文/图

暮色笼罩的时候，我站在宽敞的候车室，等候一位友人。六个小时前，我发了一条途经这座车站的动态。机缘巧合，他在这里换乘。透过三楼的玻璃窗，可以看到脚下的高铁线像老粗母纺成的丝带，一条条铁轨向远方延伸。一趟动车开过，带来大地的和音。

他来了，迈着匆忙的步子，跟多年前我认识他时一样。只不过，他的头上已经长出了不少白发，在候车室明亮的灯光下，远远望去，像顶着雪花的一棵松。

很多年前认识他的时候，他还是站长，我们直呼他的名字江河。他是青山站最能吃苦的一个人，不管是水电所还是工务检修抑或是我们电务工区的同事，有很多形容他的词：爱岗敬业、劳动能手、业务骨干、热心助人……说起来，跟这样优秀的人认识，还是缘于我那次的辞职风波。

那时候青山站是一个小站，荒凉偏僻，两条单薄的轨道在苍茫的芦苇丛里穿过，看不到尽

头。刚到青山站的时候，车站没有热水洗澡，吃的菜要去镇上买，大家轮流做饭，最让我忍受不了的是有一种虫子，爬到身上皮肤就会溃烂。一次从区间作业回来，又累又乏的我坐在灯光下，突然觉得脖子处有虫子滑落。没有热水，来不及洗澡，等补救的时候已经晚了，整个背部开始起泡。坐在赤脚医生的诊所里，我忍受着火燎火燎的痛，想到荒无人烟的青山站，心里泛起悲凉的感觉。

在养伤的第一天，我坐在站台尽头闲置的枕木上发呆，看着层层叠叠的大山，看着孤单的铁轨，决定辞职，我想辞职去打工也好过在这荒凉的地方呆一辈子。那时候，江河就在铁轨边忙碌，他提着调车用的铁鞋，沿着道岔做着记号。后来，天黑了，见我依然坐着不动。江河走了过来。他用芦苇叶擦了擦布满机油和灰尘的手，默默地坐在我身边。很久后，他才问我，想通了吗？我懒懒地反问他怎么知道我在想问题。江

河笑着说：“看你沮丧的样子就知道了。你是不是觉得这里太荒凉，觉得这份工作没意义？”

我这才认真地看着他，承认自己正在考虑辞职的事。江河说：“不就被隐翅虫盯了吗？这种虫子趋光，别站在灯光下就行了。”我说：“虫子是一方面，看不到希望是另一方面。”

江河笑了，用手指着眼前的铁轨，说，不出十年，这里肯定修成一座城市，到时铁轨会像彩虹一样散发出美丽的光芒。暮色中，他的眼睛像宝石一样发光。

江河正色道：“现在全国正在加速铁路建设，我们应该趁年轻，多学点本事，为将来的铁路建设奉献自己的力量。你别看现在条件艰苦，若干年后，铁路线四通八达，人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坐上火车，说不定还跟飞机一样快，一眨眼就到达目的地了。”

那一晚，我们坐在闲置的铁轨上聊了很多。偶尔风从芦苇丛里吹过，发出哗哗的掌声。突然，草丛里飞出一只萤火虫，飘飘摇摇地停留在我们周围。江河鼓励我坚持下去，也鼓励我利用在小站难得的时光，多学习通信维护的本领，多看一些书。

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，在江河的影响下，我慢慢成长为一名通信技术能手。如今的青山站已经变成了高铁站，穿梭的动车把车站映衬得流光溢彩，密集的轨道化身乡村振兴的平坦大道。

“你肯定庆幸当初没有辞职。”在动车上，江河笑着说。

“是的，我自豪是一名铁路工人，也谢谢你一直以来的鼓励。”我望着江河的白发，看着动车300公里的时速牌。显示屏上的光跟那晚的萤火虫光一样明亮。

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